

于西方之外,但不在东方之中

——尼基塔·米哈尔科夫《西伯利亚的理发师》中的俄罗斯

[爱尔兰]安德蕾娅·哈克尔

魏然译

苏联解体之后,东欧、俄罗斯与前苏维埃各个共和国的身份认同有待重新探讨。在探讨过程中有几条平行的轨迹,而且不时传来后殖民的回声:同样的,这里也是一个自我定义的真空,一个被“他者”的压抑与剥削遗留下来的真空。虽然“他者”缺席,但在寻找身份的过程中,这个“他者”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。乌克兰不属于俄罗斯,黑山人不是塞尔维亚人,波罗的海诸国也不同于斯拉夫。在这些国家里仅有少数保留着共产主义制度,有的地区甚至没有民主机制。其中一些国家正向欧洲靠拢,还有几个现今已经成了伊斯兰国家。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对于自己的现状充满信心。

当然,这场正在进行的讨论与后殖民主义论调有着根本性的差异。例如,在霍米·巴巴(Homi Bhabha)的论文《不满:本土世界主义的注脚》中,他倡导以少数派立场重组这个已然全球化的世界。^①这一途径无疑是正确而且必要的。但是对于那些正处于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前华约国家来说,这条途径是不适宜的,因为这些国家,诸如波兰、乌克兰、俄罗斯,大都仍旧处于寻找身份的重重迷雾之中。在这些国家里,多数派的范畴是不明确的,任何关于少数派层面的讨论都是阻力重重。这一点将在下文进一步探讨。

在多数派立场中,尤其是在斯拉夫国家,通过文学与电影召唤民族神话是—

^① Bhabha, Homi K. "Unsatisfied; Notes on 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." *Text and Nation: Cross-Disciplinary Essays on Cultural and National Identities*. Ed. Laura Garcia-Moreno and Peter C. Pfeiffer. Columbia, SC: Camden House, 1996, pp. 191 - 207.